



平埔研究的再思考與再出發

記「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

潘英海*

「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本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與平埔研究工作會的合作下，於今年（1994）四月十六、十七日兩天順利地舉行了。研究同仁在會中共提出十六篇相關論文（其中一篇與本次會議主旨無關，不計在內），反映出平埔研究的現況，足以讓我們重新思考平埔研究的問題，以展望平埔研究現階段的前程。

平埔研究在學術圈素有「學術雞肋」之名，但這次會議所提出的論文篇數比大家原來期待的多，內容也相當地多元，前來參與會議的人士非常踴躍，這些都令人鼓舞。從論文提出者的學術背景以及論文的內容來看，平埔研究的發展顯現出跨學科的多樣風貌，這包括了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語言學、宗教學、人類學以及民族音樂學。儘管如此，平埔研究仍有幾個重要問題需要我們重視。

首先，我們不斷地使用平埔或平埔族等相關的名稱，但是何謂平埔、平埔人或平埔族，在研究上常有定義的困難。例如：在南部的祀壺行爲，自國分直一以來，學界皆認爲是辨識西拉雅族重要的指標；但是，事實上林清財與潘英海在台灣南部與東部的普查，發現漢人、阿美人、排灣人等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凡與西拉雅人有過文化接觸的族群或社群，都有吸收西拉雅文化的現象。祀壺行爲也因為西拉雅人在遷徙的過程中，在不同區域與不同的族群產生互動，因而吸收了對方的文化因子，形成各地區不同的祀壺風貌。我們又如何能依祀壺行爲而指稱該地居民爲西拉雅後裔？這類問題存在陳志榮對噶瑪蘭人宗教變遷的研究，我們如何指稱所研究的對象是噶瑪蘭人？現在所觀察到的宗教行爲是噶瑪蘭文化？其與漢文化、泰雅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石萬壽在台南縣南化鄉的平埔研究，利用了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來區辨西拉雅與漢人，因為早期的日據戶籍會登錄族別，如：「熟」是指熟番，即該地的平埔人；「福」指福佬，即閩南人；「粵」則是指客家人。然而，我們必須瞭解日據的戶籍是依父系登記的法則，平埔男子與漢女子婚姻下的孩子是「熟番」；但是平埔女子與漢男子婚姻下的孩子則是「漢人」。因此，即使是依據戶籍資料來區辨族群識別，我們仍應該小心處理為上策。當然我們也還可以透過家族史（例如：張素玠、張炎憲與李季樺）、祭祀公業（例如：洪麗完、王世慶與李季樺）、地權轉移（例如：施添福）、語言（例如：李壬癸）、物質文化（例如：劉益昌）、音樂（例如：林清財）以及宗教行為（例如：陳志榮、潘英海）來迴避定義平埔人或平埔族的問題。但是，我們無法否認：平埔研究中最大的困擾之一就是族群辨識的問題，因為平埔人或平埔族群是平埔研究的主體。我認為這是涉入平埔研究所必須思索的本體論與知識論問題。

其次，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有關平埔族群分類與遷徙的問題。學術界對平埔族群的分類，一直沿用日本學者伊能嘉矩、小川尚義、移川子之藏等人的分類，這次學術研討會中有不少篇論文都涉及了平埔族群分類的問題，使得我們對三百年前台灣本島的族群互動與消長有了更新的認識。其中最精采的是劉益昌、李壬癸、詹素娟分別從考古資料、語言資料、文獻與口傳史料，討論了台灣北部及東北部過去兩千年來的聚落分佈、族群互動與遷徙。他們一方面抽絲剝繭，另一方面大膽假設，企圖澄清凱達格蘭族與噶瑪蘭族的族群分類與彼此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他們重建兩千年的聚落發展與族群遷徙的歷史。他們延伸台灣歷史文化深度的努力，是許多未涉及平埔研究者所難以瞭解的。雖然他們三人的推論並不一致，但是他們展現不同學科共同合作的契機。這是一種科際整合落實於平埔研究的期待。

無獨有偶，平埔族群分類的問題也在曹永和、李國銘對台灣南部平埔研究的論文中，呈現出新的問題、新的曙光。他們的研究鬆動我們原先對台灣南部平埔族群分類的刻板瞭解，只是他們僅能依賴有限的歷史文獻，而無法像前述三位那麼幸運地從不同學科的資料與角度討論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分類問題。以上這些有關分類與遷徙的問題，在今日追求時尚的人文社會科學典範中，多被平埔研究以外的學者批評為陳腔濫調。我認為這是一種扭曲、歧視的學術態度。事實上，從知識論的角度而言，分類是人類思考的起點。平埔研究中的族群分類問題所隱含的意涵，如同前面所談到的平埔定義問題一樣，涉及平埔研究知識論上的問題：我們如何分類？為什麼這樣分類？而非只是分類而已。分類所引伸出來的

族群互動與族群遷徙，更讓我們重新思考台灣開發過程中多族群的歷史文化意義，這不但讓我們對自己的過去多一分瞭解，更重要的是，多一分歸屬感與認同感。

其三，我們需要重視的是有關平埔研究的資料問題。從這次研討會的諸篇論文看來，新資料的開發相當令人振奮，例如：張素玠有關龍潭十股寮蕭家的研究，王世慶、張炎憲與李季樺有關竹塹社在祭祀公業與家族方面的資料，洪麗完透過祭祀公業對沙轆社史的考察，溫振華使用忽略已久的地契資料看新港社群的分佈，石萬壽則使用了日據時期的戶籍資料，曹永和以荷蘭文獻探討小琉球原住民與南部平埔人的關係，林清財則解析音樂資料說明其與西拉雅族聚落分佈之間的關係。由此，我們可以管窺平埔研究在資料方面的多元性與豐富性，這無疑對一向被喻為學術雞肋的平埔研究打了一劑強心針。

新資料的開發固然對平埔研究有重要的貢獻，但是我們仍然不可忽略舊資料的新詮釋。例如：李壬癸透過有限的語言資料探討凱達格蘭與噶瑪蘭諸族社群的分類、互動與遷徙，劉益昌重新詮釋考古學的資料做了相對的呼應，詹素娟則整合考古、語言、文獻、田野等不同性質的資料提出新的見解。此外，林昌華、李國銘也從荷蘭時期的一些資料中，提供有關南部西拉雅族新的瞭解。由於前述新資料的開發與使用都還是近五年以內的事，因此我們仍需投入更多的努力，整合新舊資料以及不同性質的資料。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略那些已經存在很久、但仍「未充份」運用的「相關」資料，例如：新港文書、岸裡社檔案、總督府檔案、淡新檔案、日據戶籍資料、族譜、地契以及祭祀公業資料等等。除了這些文獻性的資料，平埔研究的同好更不應忽略田野工作，不僅是為收集口述歷史的資料或開發新的資料，而且要讓我們走入歷史的時空，以貼切的體驗，提出本土的瞭解。

其四，我們應該思考有關研究策略的問題。這次研討會的論文，在研究策略上顯現了三個特色。第一種研究策略是企圖進行區域性的整體瞭解，例如：劉益昌、李壬癸、詹素娟對台灣北部與東北部有關噶瑪蘭人與凱達格蘭人的研究，施添福對台灣中部巴則海族在岸裡地域地權轉移的研究，潘英海利用區域性的資料重新解讀西拉雅文化中祀壺行為的文化意涵，林清財則以歌謠探索西拉雅人在台灣南部與東部的分佈。另一種研究策略是屬於個案研究，例如：陳志榮對噶瑪蘭人的宗教變遷研究，張素玠對凱達格蘭霄裡社的家族研究，王世慶、張炎憲與李季樺對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研究，洪麗完對拍瀑拉族沙轆社史的研究，以及石萬壽對西拉雅族在南化鄉的研究等等。第三種研究策略上的特色是多學科的參與，這

包括了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語言學、宗教學、人類學以及民族音樂學。

從區域研究的角度而言，現階段的平埔研究顯示，東北部與東部的噶瑪蘭研究、中部的巴則海研究以及南部與東部的西拉雅研究，都已成熟到能夠提供整個區域對該族群分佈與族群遷徙史的瞭解。關於凱達格蘭、道卡斯、拍瀑拉方面的研究雖有重要突破，但區域性的研究則仍待加強。至於有關貓霧揀、洪安雅兩族的研究仍繳白卷，因此亟需學術界的特別關注。在個案研究方面，研究同仁固然注意到文獻資料與田野資料的互補性運用，但是提升至理論層面的分析仍然有待加強。以這次的論文看來，雖然有數篇論文企圖提升平埔研究的理論層次，例如：詹素娟的論文是以民族史為論述的架構，施添福的論文顯現區域地理空間轉移的理論企圖，潘英海的論文以詮釋學的視角重新解讀宗教行為的文化意涵，林清財的論文則以民族音樂學的觀點說明歌謠與族群分佈之間的意義。不過，這些努力只是一個開端，平埔研究的理論意涵仍需群策群力才有開花結果的可能。此外，雖然此次研討會的論文反映了多學科的參與，但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與整合仍然相當有限，因此我們也應重新思考平埔研究科際整合的可能性。

最後，我想提出來思考的問題是有關平埔教學與研究人才培育的問題。平埔研究近五年來，在學院學者與民間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加上本土意識覺醒與媒體的推瀾助波，儼然成為「學術新寵」。但是，平埔研究不應該是一種流行、一種時尚，平埔研究的同仁都有責任延續平埔研究、傳承累積的知識。就短程目標而言，我們應設法在大學的研究所教授有關平埔研究的課程。由於平埔研究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所涉及的地區與族群亦相當多樣，同時又涉及整個台灣開發與族群互動的複雜課題，因此平埔研究的教學應是不同學科所組合起來的團隊教學。就長程目標而言，我們需要規劃科際整合的區域性研究，選擇一個完整、成熟的地理區與文化區，結合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寓教學於研究，不但教學相長，更重要的是延續平埔研究的傳統。

基本上，這次平埔族群研究學術研討會所呈現的是平埔研究第三代的研究成果。第一代的平埔研究，肇始於日據時期的日本學者，例如伊能嘉矩、小川尙義、移川子之藏、國分直一、金關丈夫、鹿野忠雄等人。第二代的平埔研究，傳承於日人學者，在五〇、六〇年代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李亦園、宋文薰、衛惠林、劉斌雄、謝繼昌、阮昌銳、陳漢光、劉茂源、陳春木等人，都對平埔研究做出不少貢獻。可惜的是，第二代的平埔研究並未持續，造成後來一、二十年平埔研究上的空白，許多平埔後裔的潛在報導人等不及第三代的接續研究，相繼逝世，使得現階段的平埔研究存在著不可彌補的缺憾。到了八〇年代以降，第

三波의 平埔研究從艱辛的學術雞肋啃起，除了少數日本學者（例如：土田滋、清水純）、美國學者（例如：邵式柏、鮑梅立）以外，是台灣本地學者在關心本土文化、面對自己歷史的疏離感之下，逐漸匯流而成的一股研究力量。這股力量彌足珍貴，我們有責任延續它。因此，學院裡的平埔研究教學、科際整合的區域研究更形重要。雖然，這次研討會的十六篇論文並不能代表平埔研究的全部，因為有關中部巴則海的研究主力當時或出國在外、或當兵受限；但是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確實足以反映現階段平埔研究的狀況，讓我們重新思考平埔研究的問題與意義，以為平埔研究再出發的準備。是以為記。